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尹慶耀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自戈巴契夫倡導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 和公開性 (Glasnost) 以來，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KGB 以下簡稱國安會) 也在朝著此一方向前進。不過，當蘇聯各地民族主義高漲、紊亂迭起時，國安會宣布，它要當防止蘇聯分裂瓦解的鐵衛軍。

依美國新聞週刊說，軍、國安會和警察機構依然在黨的支配下，那是黨的莫大資產。改革派要求解散國安會和軍內的黨組織，但戈巴契夫則予拒絕。

本文擬對國安會作一些梗概性的研究。

一

國安會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Komitet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的簡稱。談起它的歷史或沿革，只能約略言之。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奪得政權，為排除異己、鎮壓反抗者，成立非常委員會，十二月廿日改稱「鎮壓反革命及破壞活動全俄非常委員會」(或譯肅反非常委員會)，俄文名稱是「Vse-Rossiyskaya Chrezvychaynaya Komissia po Borbe S Kontrevolititsiyei I Savotazhem」，簡稱「切卡」(CHEKA)。負責人是波蘭貴族出身、加入布爾什維克的捷爾任斯基 (Feliks Edmundovich Dzerzhinskiy)。他曾數度被捕和放逐到西伯利亞，二月革命後才被釋出獄。他承繼了帝俄秘密警察「Okhrana」的傳統和共產黨地下工作的經驗，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物。列寧就利用他實行赤色恐怖，以確保蘇維埃政權。

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廢除「切卡」，在內政人民委員部 (NKVD) 中設立國家政治保安局 (Gosudarstvennoe Politicheskoe Bezopasnostnoye Upravleniye)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eskoe Upravlenie)，即有名的格別烏（G.P.U.），由捷爾任斯基任內政部長兼保安局長。

這次改組是由於內戰和外國干涉都已終了，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聯軍最高作戰委員會正式下令，解除對俄國的封鎖，而蘇維埃政權則自一九二一年起實行「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為了引進外國資金、技術，不得不把惡名昭彰的「切卡」廢除，以爭取西方國家的好感。另一方面，自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國際」（the Third International）成立後，其書記處內有很多外國部局，在季諾維耶夫（Grigoriy Y. Zinov'ev）、拉狄克（Karl Radek）、庫西寧（Otto W. Kuusinen）等的指導下，奠定了對外間諜活動的基礎，而其一些情報網的主要人物，也都是忠於莫斯科的共產黨徒，為克里姆林宮所信賴。不過，一九二二年七月，列寧對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議，進一步加強格別烏的對外秘密活動。於是，過去由「第三國際」進行的對外間諜活動，大部分移交格別烏主管，而格別烏也就成為綜攬軍事、政治、經濟情報和滲透、顛覆的典型的秘密機關，國內外人士都以恐怖的眼光看待它。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格別烏脫離內政人民委員部，改為直屬於人民委員會（部長會議前身，有如西方的內閣）的國家政治保安部（OGPU）。一九二六年捷爾任斯基死亡，由他的副手也是波蘭貴族出身的曼任斯基（V.R. Menzhinsky）接任，但實權操在其副主席雅可達（Genrikh G. Yagoda）之手。雅可達在保安部的對外間諜活動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可透過「第三國際」對各國共產黨下達指示，透過間諜人員（spy）展開活動。也時常印製偽鈔作為活動經費，並利用蘇聯在外交務機構作掩護。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曼任斯基死，由雅可達繼任其職位。同年七月十日廢保安部，將其各部門及「第三國際」殘餘的關係部門併入內政人民委員部，同時另設國家保安總局（GUGB）。國家保安總局除間諜與防諜工作外，也獲得原本與其無關的問題的廣泛支配權，成為一個機構複雜而權力龐大的機關。雅可達替史達林執行了早期的整肅工作，然而史達林仍嫌其遲鈍。雅可達幹了大約兩年，於一九三六年九月廿六日被免職，由葉佐夫（Nikolay I. Yezhov）取代。一九三六至三七年，雅可達為郵電人民委員，一九三七年被捕，在「右翼份子和托派反蘇集團」大審中，被指為主要罪犯而遭槍決。他有一項罪名是虐殺者、外國間諜，那真奇妙得很。

葉佐夫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人物，一九三六年為內政人民委員，擔負指揮大整肅中的特別任務。三十年代的大整肅，是由基洛夫（Sergey M. Kirov）事件所引起。

基洛夫早在一九〇五年時就已入黨，十月革命成功後，曾在高加索策動蘇維埃政權的建立。一九二一年起，領導亞塞拜疆共產黨。一九二六年，調任列寧格勒黨委。一九三〇年，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基洛夫在蘇聯政爭中支持史達林，惟一般相信，在一九三四年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後，基洛夫在黨中央內部反對史達林個人獨裁。因此在史達林的陰謀下，於同

年十二月被暗殺。然史達林即以此為藉口，大捕過去的反對份子。一九三六年中期擴大濫捕範圍，被捕者包括高級文武官員、少數民族主義份子、共黨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等，以罷工、謀反、策動恐怖活動、間諜等罪名，宣布為「人民公敵」，迅速處以死刑或勞動改造長期徒刑。大整肅時期為一九三六年至三八年，稱為葉佐夫時代，被犧牲者約八百萬至一千萬人。俟貝里亞（Lavrentiy P. Beria）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接替葉佐夫為內政人民委員部首腦後，整肅始告結束。一九三九年時，葉佐夫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並任河運人民委員，同年內失蹤。一說他是和被殺的雅可達在同一個監獄的地下室中被槍決。

貝里亞是格魯吉亞人，為俄共政權中最兇殘的人物之一。一九一七年入黨，一九二一至三一年在外高加索「切卡」、一「格別烏」機構據有重要地位。一九三八至四五年任內政人民委員，一九四一至五三年為部長會議副主席負責國家安全。

一九四一年二月三日，國家保安總局從內政人民委員部分離，成為國家保安人民委員部（NKGB），與內政人民部平行。其主要任務為處理有關以前被德國佔領區域內的不穩份子、戰犯、以及從德國回俄的平民放逐者，多數人被放逐到亞俄，或送集中營改造。若干俄國南部的少數民族，如巴爾卡爾人、車臣人、殷古什人、克里米亞人、韃靼人、卡爾梅克人和卡拉齊人，則集體遭受虐待。不過，同年六月德蘇戰爭爆發，國家保安人民委員部又於同年七月廿日併入內政人民委員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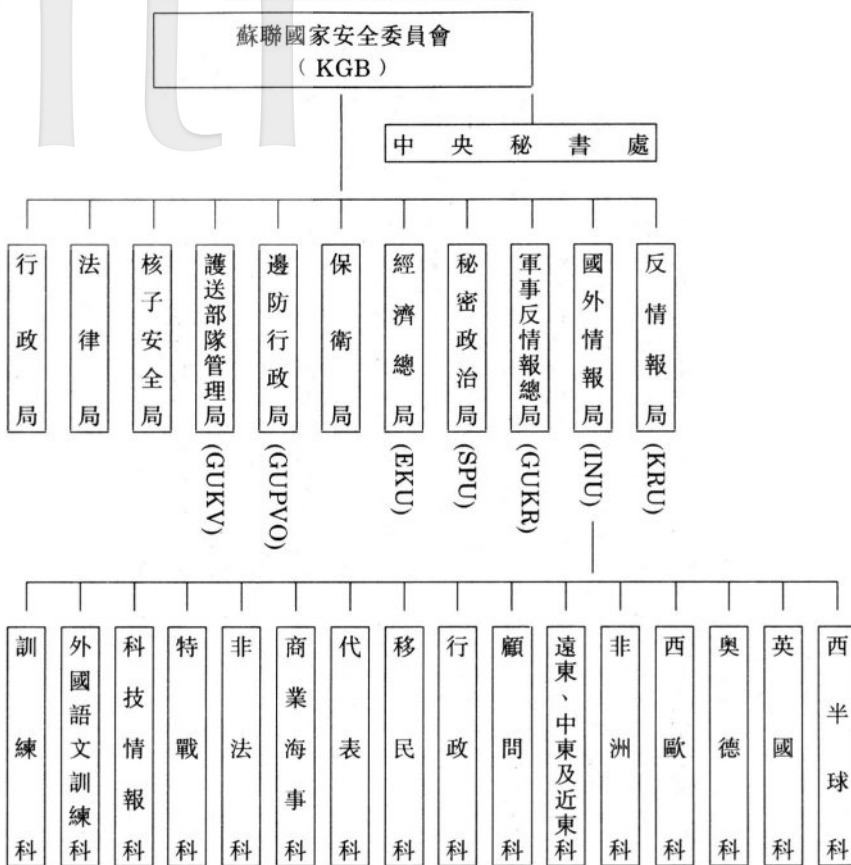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第三國際」發表「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提交各國支部討論後，「第三國際」即於六月十日正式宣告解散。在此前後，國家保安人民委員部再度獨立，由貝里亞的心腹擔任首長，貝里亞就可同時控制內政人民委員部和國家保安人民委員部。

貝里亞在任內，清算了前任葉佐夫和許多內政人民委員部官員。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發動了不少恐怖事件，使波蘭東部、波羅的海國家和德軍佔領區數十萬居民被放逐。他負責建立了附庸國的保安警察並予以控制。

一九四六年三月，隨同行政機構改組，內政人民委員部分為國家保安部（MGB）和內政部（MVD）。保安部設有特別情報總管理處、秘密政治總管理處、經濟情報總管理處、國際情報總管理處、國內情報總管理處、運輸總管理處、反情報管理處、技術情報總管理處、國境警備隊本部。內政部則設有民警本部、戶籍調查部、集中營本部。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史達林死亡，貝里亞曾擬以其強大的秘密權力奪取繼承史達林的地位。史死不過兩週，他就把國家保安部和內政部統合為一，自任內政部長擁有最大權力。不過，軍中長老如布加寧（Nikolay A. Bulganin）、朱可夫（Georgiy K. Zhukov）、康涅夫（Ivan S. Konev）和馬林尼夫（George M. Malenkov）、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莫洛托夫（Vyacheslav M. Molotov）等反對。同年六月，貝里亞被捕。十二月由康涅夫任審判長，將貝里亞處死，其罪名是「帝國主義間諜」。他的黨羽當然隨之遭殃，更重要的是東歐各國的特務頭子相繼失蹤，那成為蘇聯對東歐逐漸失控

表一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組織表



市，設有直屬於蘇聯部長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莫斯科省及莫斯科市總管理局。列寧格勒也設有列寧格勒總管理局。

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下，也設有國家安全委員會，其組織大致與蘇聯相同。其他重要地區，如莫斯科省和莫斯科

註① 以上資料主要參考登東洋夫，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世界戰略（東京：教育社，一九七八年八月廿日第一版），並益以其他資料。

的原因之一。同時，也引起蘇聯駐外特務大量逃亡。

一九五四年四月廿七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決定，調整國家各治安機關，在部長會議下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Komitet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即現今之國安會。①

二

一九五四年四月廿八日，國家安全委員會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命令成立。其職掌為掌理戰略情報業務。該委員會下設有：（一）總管理局，包括國際情報、國內保防、經濟情報等組織。（二）特別行動局，包括黨政領袖之保衛、行動偵查等組織。（三）補助局，包括行政管理、人事、財務、電訊偵譯等技術組織。此外，蘇聯外交部、對外貿易部、國家對外經濟關係委員會、國家對外文化關係委員會、塔斯通訊社、真理報、消息報等特派員，均與國安會有關，它是一個蒐集情報和對外滲透的機構。

國安會原係一秘密機關，其內部組織、人事難盡為人知，各種資料亦有出入。茲轉錄登東洋夫著 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世界戰略一書中的若干圖表，以供參考。

國安會的員工正確人數不明，依西方估計，其正式職員約九萬人，連同工友、建築物的警衛、國境警衛隊（邊防軍）、特種部隊共約四十萬人。其正式職員都是從各大學學生中選拔，施以初、中、高級嚴格訓練。其任務分國內、國外兩方面。在對外活動方面，主要者有：

（一）收集海外情報，特別着重於假想敵國對蘇聯攻擊意圖和能力，敵國的對外、對內政策，敵國之科學技術、經濟力量等有關戰略情報之收集。

（二）在對蘇聯有利的情勢下從事政治破壞活動。

（三）潛入滲透並破壞敵對的情報機關與反共團體。

（四）監視居留海外之蘇聯公民、工作人員、和海外反蘇之俄國流亡團體之活動。

在對內活動方面，主要者有：

（一）鎮壓防範國內的破壞活動。

（二）防範蘇聯境內的外國諜報活動。

（三）監視蘇聯軍部、所有之國家機關，對政府與黨委員和重要機關、設施提供保護警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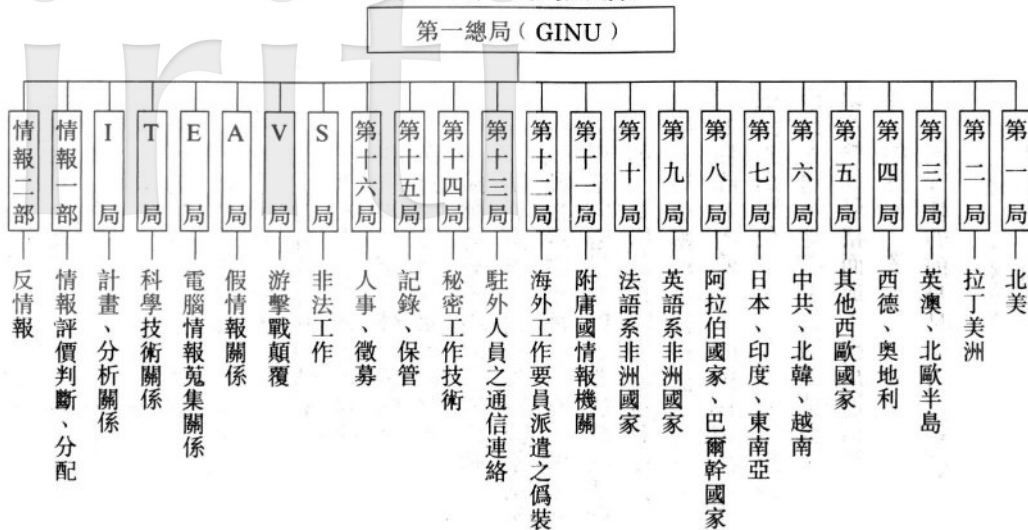
（四）巡防邊界並監管非法經濟活動（例如走私）。

第一總局負責國外情報等任務（表二）。第二總局繼承了切卡、格別烏以來的傳統，是蘇聯鎮壓機關的大本營（表三）。第三局被稱為軍管理部，內分十二部，各部分別對國防部、參謀本部、蘇聯情報總局（GRU）、陸軍、海軍、空軍、國境警備隊、內政部下的民兵和國防部隊、飛彈部隊、核部隊、民航及莫斯科軍區進行監視。第五總局以知識份子、宗教、少數民族為對象，是一九六九年新設的，特別是對反體制的知識份子予以監視。國境警備總局的任務是保衛蘇聯國境的安全，因此在邊境地帶進行戰術情報及反情報活動。第七局也稱為監視部，監視駐在莫斯科的外國使領館。第八局是一九五九年由第八總局降格而成，稱為通信管理部，擔任暗號及通信聯絡。第九局又稱為警備管理部或政府警備局，擔任黨、政府機關及要人的護衛。^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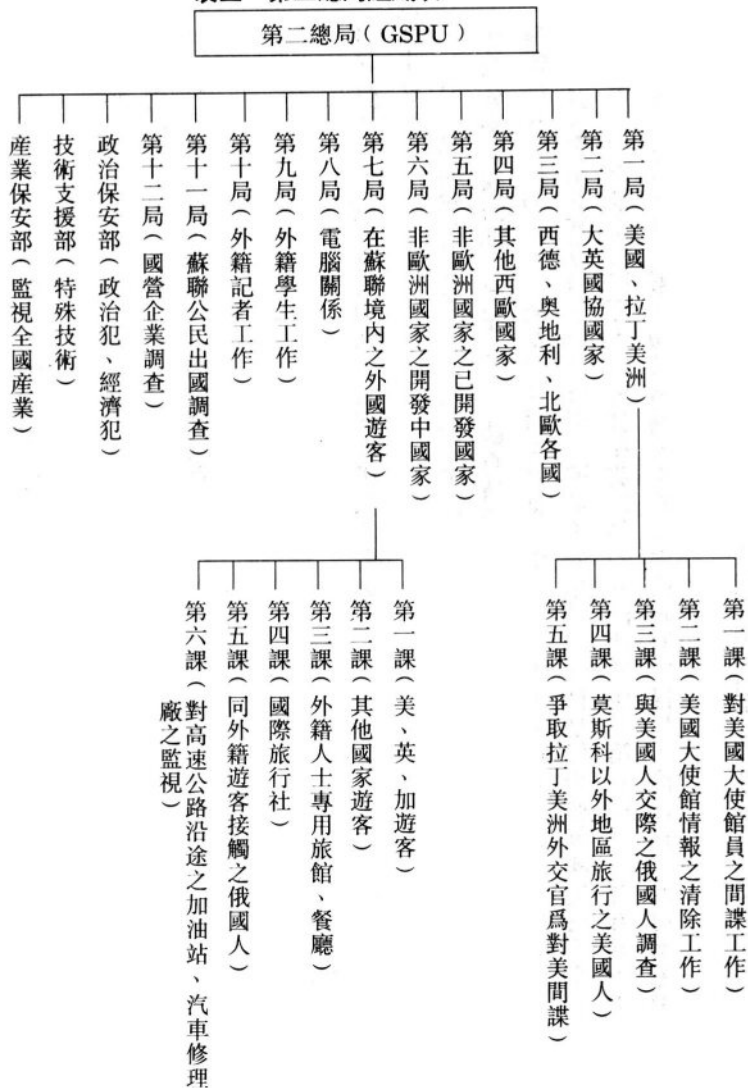
國安會的前身是惡名遠颺的格別烏，雖然今日的 KGB，其權威已遠遜於當年的格別烏，但人們常常仍以格別烏目之

註② 以上資料同註①。

表二 第一總局組織表



表三 第二總局組織表



，甚至直呼為格別烏。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香港文匯報曾在它的「情報網」欄內，發表一篇記事，題目是「鮮為人知的格魯烏」。

該報說，格魯烏（蘇聯情報總局）不是克格勃（KGB）的分支，在許多方面，格魯烏（GRU）是克格勃的對手。該報又說，在大多數情況下，格魯烏完全獨自展開活動，而且經常是背著克格勃。儘管自一九六三年以來一直任格魯烏頭目的伊瓦舒京過去曾經擔任過克格勃的副頭目。

這裏該稍作說明。一九四七年六月，當時的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提議，把外交部的情報部、格魯烏、國安會第一部（對外情報）三個機關一體化，以統合海外情報、謀略活動，發揮戰力，在部長會議內成立直屬的情報委員會（К）。這樣可以避免國家安全機關和軍事情報機關在對外情報活動方面無謂的競爭與對立。這個委員會成立後，就以莫洛托夫為首任委員長。但因該委員會的風評不佳，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就被解散，參加部門各歸原單位。現今的格魯烏，又在國安會第三局監視下（見前述）。因此文匯報說它們彼此獨立甚至對立，應該是不錯的。

據文匯報報導，格魯烏大概是世界上同類組織中最有效的組織。它約有四、〇〇〇名高級職員，都是從軍事院校最優秀的畢業生中挑選出來的軍官，再加三年專門訓練後，許多人就被派往世界各地，一次約派一、五〇〇人。

文匯報指出，西方情報機構經常提到在敏感或具有戰略意義的海域游弋的蘇聯拖網漁船進行間諜活動。這些拖網漁船從事流動追踪和竊聽電台的活動，它們都受格魯烏直接控制。蘇聯民用航空公司有許多飛機雖然看上去是無害的載客飛行，實際上也安裝著進行間諜活動的裝備。這些飛機也受格魯烏的直接控制。軍界、工業界的間諜活動完全由格魯烏負責。然而，所有這一切僅僅是格魯烏工作的一小部份。它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鮮為人知。

文匯報說，在西方的無論什麼地方，每當發現一個在有效地開展活動的蘇聯情報網，發現西方保安組織被滲透，或是一些在外交官外衣的掩蓋下進行活動的蘇聯特工人員被驅逐出境，人們都會以為是克格勃幹的。其實，克格勃往往和這類的事情毫不相干。但是克格勃受到的這種指責和享有的這種名聲，正中莫斯科的意。因為這對掩蓋事實真相大有好處。③

國安會名義上隸屬蘇聯部長會議，實際上受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支配。從「切卡」到國安會，常常由部長級人物或蘇共中

註③ 文匯報（香港），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九日，十三頁。

央政治局委員出任其首長。除前述的幾位人物外，一九五四年四月國安會成立時，主席是謝洛夫（Ivan A. Serov）大將。一九五八年八月由政治局委員謝列平（Aleksandr N. Shelepin）接任主席。四年後即一九六一年二月改由塞米查斯特尼（Vladimir E. Semichastni）任主席。一九六七年五月由安德洛波夫（Yury V. Andropov）任主席。安德洛波夫任總書記後，國安會主席經費多楚克（V. Fedorchuk）、至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為契布里可夫（Y. M. Chebrikov），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由克留其可夫（V. A. Kryuchkov）任主席。

根據「美聯社」電訊報導，國安會將由蘇聯國會（最高蘇維埃）管理，蘇聯國會已於一九九一年三月五日同意這項議案，議案主旨在規範這個情報機構的權力和由政府管理其活動等事宜。國安會主席克留其可夫也同意這項議案，他表示希望說：「我們愈早通過這項法律，每位蘇聯公民就能愈早理解，民衆愈能瞭解 KGB 的運作方式。」^④

自從戈巴契夫表示希望增加社會的透明度以來，國安會也就致力改善其形象。首先，它想擺脫過去的神秘色彩。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日，國安會五大部門發言人，曾在電視上公開答覆觀衆的詢問。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三日，由「蘇聯通訊社」製作的「今日國安會」（KGB Today）影片公開放映，在長達五十五分鐘的影片中，把國安會內部若干組織包括雷佛托夫（Lefortov）監獄都放映出來。片中有國安會副主席阿益耶夫的聲音說明：「現在的國安會已非三十年代的國安會，三十年代的職員，一個都不在了」。國安會新聞部的普勒林上校答覆記者詢問時稱，「國安會在三十年代確有違法事件，六十年代以降所有行動，都嚴格守法。」他又說明，國安會現今已不對西方記者監聽，只有在侵害蘇聯國家利益時才有竊聽電話情事，但已不是制度。」^⑤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三日，國安會發表統計數字，在一九三〇至四〇、五〇年代初，也就是史達林時代，因不當鎮壓判刑者三十七萬八、二三四人，其中七八萬六、〇九八人遭槍決。被殺者當中，包括國家和黨的領導人、學者、軍司令官、作家、藝術家、勞動者、農民以及與鎮壓有關的國家保安人員。又說，過去兩年間已有八四萬四、七四〇人獲得平反、恢復名譽。^⑥

註④ 中央日報（台北），民國八十年三月七日，第五版。

註⑤ 日本經濟新聞（東京），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第八面。

註⑥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九〇年二月十四日，第八面。

一九九〇年四月廿四日，國安會新設「公民中心」主管亞歷山大·卡爾白諾夫少將，於位在莫斯科捷爾任斯基廣場的國安會總部，接受了日本產經新聞記者的訪問。他坦承在全世界佈設間諜網的第一總局，和以監視訪蘇的外國人等國家保安活動為主要業務的第二總局，其龐大的組織依然存在。但從史達林時代以來，就以虐殺國民、制壓反體制活動為專門業務的第五總局於一九八九年八月廢止，九月另成立「蘇聯憲法體制擁護局」。

卡爾白諾夫少將指出，第五總局是個取縮思想的黑暗組織，凡是被懷疑為有反蘇嫌疑的人，立即予以逮捕、拘禁，很多文人被送往西伯利亞。該少將說，今後「蘇聯憲法體制擁護局」將只以「使用武力圖謀打倒蘇聯政府的組織和個人」為對象，其活動當限制在憲法範圍內。過去第五總局鎮壓民族運動的組織、處理猶太人問題的專門機關都將消逝，「國安會不再處理民族問題」。

保護戈巴契夫以下黨政要人及其家族的第九局，將像國境警備隊一樣的改編成為獨立組織，名為「警備隊」。產經新聞採訪組的印象是，一般說來，以對外情報活動為中心的國安會的龐大組織依然存在，為了維護蘇聯的體制，包括戈巴契夫政權的決策和經濟危機的解決，國安會似將發揮其威力。

卡爾白諾夫少將透露，自從重建（*Perestroika*）開始以來，蘇聯國內計有三〇個蘇聯人犯有外國間諜嫌疑，其中包括蘇聯現役軍官，還有兩名國安會職員，除去一名（國安會職員）逃亡美國外，其餘二九名全部槍決。

卡爾白諾夫少將也承認，從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來，虐殺自己國民的血腥整肅，不斷在蘇聯歷史上重演。經詳細分析國安會前身從內政人民委員部時代起的紀錄及其內部資料，就清算出被犧牲者的人數。他說明，革命以來被殺的國民三五〇萬人，其中一二〇萬人是遭槍決。內政人民委員部等的保安人員，也有二萬三、〇〇〇人被殺。在三五〇萬犧牲者中，光是在一九三七、三八年兩年間被殺者就有六〇萬人。

卡爾白諾夫說，有些人說蘇聯虐殺人民二、〇〇〇萬或五、〇〇〇萬，甚至有人說是九、〇〇〇萬，那是沒有根據的數字，正確的數字是三五〇萬人。但這已經太多，大量殺害自己的國民是一種壞體制。他強調說，蘇聯不會重返史達林的黑暗時代。

三五〇萬的犧牲數字，似乎不能使產經新聞記者置信，該報報導，日本青山學院大學教授寺谷弘王（蘇聯問題專家）表示，索忍尼辛（*Aleksandr I. Solzhenitsyn*）等都說是二、〇〇〇萬人以上，他本人也認為應該是如此。三五〇萬人這個數字太少了，或許只是處刑名簿上的數字，但不少被漏掉了。只承認虐殺最小限度數字，或許正是國安會力圖現代化的證據。

關於國安會的國境警備隊，卡爾白諾夫說是二〇萬人，他們守衛著長達六萬七、〇〇〇公里的蘇聯邊界。卡爾白諾夫指

稱，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於一九九〇年二月十四日，在一篇訪問記中說：「最近，蘇聯情報機關在美國活動積極」。卡爾白諾夫說：「只要國家還存在，情報機關的活動就不會失掉它的積極性。可是，國安會的活動，不是要和美國國民作戰，而是同中央情報局這樣的特務機關作戰。」

卡爾白諾夫指出，美蘇兩國情報機關雖是競爭敵手，但伴隨著重建時代友好關係的進展，雙方也有合作的準備。他說：在暴力、毒品等國際犯罪組織這些領域內，我們想和中央情報局交換情報、建立合作關係。事實上，一九八九年八月，就有兩位前國安會的將官訪美，尋求兩個機關合作的可能性。依個人意見，我也想和中央情報局領導階層接觸，在可能的範圍內彼此交換情報。^⑦

一九九〇年三月底，當時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N. I. Ryzhkov）接見國際刑警組織（ICPO）幹部表示，由於國際交流的擴大，和政治、經濟的民主化，也誘發了蘇聯境內一些否定的現象。因之，兩國間乃至多國間的最大限度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⑧的確，當蘇聯進行重建，同時放鬆國內的控制時，毒品走私、暴力活動、組織性犯罪等等急遽增加，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因而蘇聯也想加入國際刑警組織。這是過去不會有的事。

依照卡爾白諾夫的說法，國安會今後不再處理民族問題，只對非法武裝組織進行監視、干擾，防止武器的流入與擴散。一九九〇年九月下旬，蘇聯首都出現國安會的傘兵活動。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的急進派議員在蘇聯國會提出質詢說，最近在莫斯科近郊，有極為精銳的國安會捷爾任斯基師團等四個空降師團和莫斯科市內兩個聯隊所組成的空降部隊配備在那裏，部隊都發了防彈衣和催淚瓦斯裝備，究竟是爲了何事？戈巴契夫神情極不愉快地問：「這項情報是誰傳出的？把名字明白說出來！」國安會主席克留其科夫則回答說，莫斯科市的部隊，是爲革命紀念日遊行作準備的普通現象，議員的指摘毫無根據。^⑨

隨著蘇聯各共和國的動亂頻仍，蘇聯有可能恢復「力的統治」。不過，一九九一年一、二月間，在立陶宛、拉脫維亞發生的流血衝突事件，據說出動鎮壓的是內政部的特殊部隊，而且戈巴契夫說那是現地部隊的「獨斷行動」，並非出自上級的命令。^⑩

在動亂加劇的情況下，軍隊和國安會仍將是克宮的兩大支柱。而且，依美國的蘇聯問題專家泰能·巴格利（Tennent H.

註⑦ 以上KGB資料俱見產經新聞（東京），一九九〇年四月廿六日，第一、第五面。

註⑧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九〇年五月四日，第七面。

註⑨ 朝日新聞（東京），一九九〇年九月廿六日，第七面。

註⑩ 世界週報（東京），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二日，七四、七五頁。

airiti

Bagelov) 的看法，戈巴契夫整頓軍方，不可能把令人聞名喪膽的國安會包括在內，因為它很可能是戈巴契夫的最後一張王牌。戈巴契夫從未容許國安會被縮減或染指。跟戈氏唱反調的奧萊格·卡路根將軍在一九九〇年六月曾經指出：

說到我們的預算，相信我，我們要多少，財政部便給了多少。別給舊酒的新瓶子給騙了，國安會用的那些老套還是一樣在用，共黨的政敵還是在受迫害，還是被挖牆腳。國安會的力量仍然健在，它還是政府裏的政府，仍然具有毀掉任何一個政府的力量。

巴格利認為，戈巴契夫在蘇聯推行的不是西方的民主，而是容許異議人士發出聲音，但全面的控制權仍要保留在共黨領袖之手。而國安會的權力在於它對幾百萬人的秘密控制。這些人包括辦報的、開戲院的、辦學的、在工廠、農場、商店服務的等等。簡而言之，透過這些人，整個蘇聯社會就都握在國安會的隱形黑手之中。有了這樣的控制與影響，國安會隨時能動員大大小小的團體形成非正規的「附屬性警力」，使得任何企圖與執政黨競爭的團體迅速被滲透瓦解。①巴格利的意思是，戈巴契夫如果真的要成立「鐵腕政府」，就絕離不開國安會這根支柱。

國安會確已不是昔日的格別烏，但它新成立的「蘇聯憲法體制擁護局」，是以「使用武力圖謀打倒蘇聯政府的組織和個人」為對象，那麼它以各種方式對付那些反蘇聯政府的團體或個人，就屬於它分內的事，而且「合法」啊！

註①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第四版。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